第一章：

头顶的阳光烈得扎眼，像是要给万物都涂上银漆，那棵榕树却倔强地顶着暴晒，高大的身躯遮天蔽日，势要将世界撕裂成黑白两片。

ta从榕树上落下，看到这颗榕树的枝干上垂下的不是气根而是一汩汩紫藤萝，幕布一般垂成一片；榕树叶在离开树枝的那一刻也变成了白色的海棠花瓣，像乍暖还寒时下的细雪。

ta落到一片含羞草上，“噗”地被蜷起的叶子夹住了。一个小孩看到了，觉得有趣，把ta捻在指尖，仔细端详一番后，又一吹，ta再次飞了起来。

而那孩子转头又被别的东西吸引了注意力，用藕胖的胳膊撑着软膝，弯着腰，兴致勃勃地去看正在一朵小白菊上停驻的蜜蜂。

孩童脚边一丛丛的薄荷们，翠地滴出水来。

ta看得有点恍惚。

蜜蜂采饱了蜜，准备飞走时，却被突然出现的一阵强风“呼”地扇得老远。好不容易才稳住了毛绒绒的胖体，跌跌撞撞地逃走了。

女童收回好奇的目光，小小的身躯被巨大的阴影覆盖，她仰头向始作俑者看去，奶声奶气地开口叫人：“呀呦。”

被称作“呀呦”的人是女童的外婆。ta下意识地想到。

外婆弯下腰，露出满脸慈祥的皱纹，嘴角两边向上扬起，“你来了。”

女童不解地偏头，看到一只手拨开紫藤萝，手的主人是一位年轻女人，女人从紫藤萝里走了出来。

那女人的视线好似无波古井的水，流过周围的花草树木和方才钻过的紫藤萝，慢慢搓着指缝间的花梗。

小孩看到那女人，挣扎着张了张嘴，犹豫地叫了一声：“妈妈。”

外婆闻声，不紧不慢地转身，同样微笑着打招呼：“你来了。”

女人越过老人看向那孩子，嘴角勾起，配上没有温度的眼神...

不像母女，却像仇人。

ta刚这样想着，就被草原上的旋风刮得越来越高，地上的三道人影也越来越小，越来越远...

赵小恬从床上惊醒，眼睛直直地瞪着天花板，黄褐色的水痕顺着裂缝蜿蜒生长，周围散落着青色的霉斑。

几丝光线从窗帘缝里伸展着触角，跟着风一起摇头晃脑。

床头闹钟的指针勤勤恳恳地走着，发出吃力的“哒、哒”声。

小恬摸了摸身边歪斜的布玩偶，才长出一口气，缓了下来。

真是奇怪的梦。她想。

她歪头拨了一下闹钟，让它面对着自己，发现才刚过6点，便又阖眼小憩。

但一闭上眼，她就回忆起那个和自己母亲长得一样的女人，轻蔑地对自己笑。

赵小恬眼中的妈妈赵尧是个温润如玉，淡如清水的女人，能波澜不惊，从容地应对任何事。

比如当年全城没有预警地突然拉响警报，自己在惊慌的人群中逃过踩踏事件，奔命似地从3公里外的学校赶回家里，准备带妈妈和外婆前去老师提到的避难所逃难时，才发现赵尧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半个月的存粮；

再比如洪水冲破了小区，水平面离山腰的自己家只剩3层楼的距离，吓得自己和外婆抱头鼠窜时，赵尧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巨型加厚淘宝爆款亲子野外度假皮划艇...的皮，并面带愧色地说出忘记买泵的事实，需要自己来把它吹起来，还在旁边为自己加油打气，从而让一家三口在危难时刻逃过一劫；

又比如这个世界的制度体系已经支离破碎，赵尧还把救助别人当作自己的工作，每天朝十晚五地坐镇搜救中心，帮助除了自己之外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 ...

所以果然梦是相反的，那个笑得像个奸计得逞的女人，和自己高山仰止的妈妈没有任何关系。

意识世界的时间总是流逝地飞快。赵小恬再睁眼时已经快7点半了。

她伸了个懒腰下床，看到墙上的报纸好像又有点皱了，边角的地方失去粘性翘了起来，露出里面发黑的墙体。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玻璃罐头，夹了一块干硬的树脂，走到阳台上。

阳台这有个砖头垒起的小灶，专门用来给她加热实验物品。

她在小灶里用晒干的木片升起一把火，再把树脂扔到坩埚里，才去洗漱。

自上次惊心动魄，改写人类历史的大洪水已经过了3年了。

那次大洪水过后，80%左右的陆地从地球上消失，伴随陆地而去的还有几十亿人口和数不尽的物种生灵。

世界突然变得空旷寂寥。

赵小恬小心翼翼地把坩埚里的树脂倒进用瓦块磨成的小碟子里。热气腾腾的树脂把以前存在肚子里的气泡一点点吐出来，赵小恬轻轻嗅了一下，假装那就是曾经世界的味道。

她另一只手上拿着的，是某一天她划盆回家时，从她身边飘过的小木片。

当时赵尧与她在渡口遇上，便一起回家了。

赵尧一发现这块木片就眼疾手快地把它从水里捞了起来，甩了甩上面的水，准确无误地扔到她的盆里，告诉她那是三色杯的挖勺，被水泡的发胀。

现在的任何物资都弥足珍贵。而她也很久没吃过奶砖雪糕了。

她用挖勺舀起一滩粘稠的树脂，掀开报纸，把它们均匀地涂抹在了墙皮脱落、沾满霉菌的墙壁上，又把报纸重新贴了回去，食指拂过那张喧闹的历史——“政要挑起大国争端，南北球或迎三战？！”，“xx丑闻再现华纳街，集团大权花落谁家！”

最后把边边角角的缝隙也慢慢拍平——“全球科学家联名警告，白色大陆正逐渐融化”——毕竟边上一旦又皱起来，里面的胶就很容易被风干变脆。

发硬的报纸不能贴太多次，不然会烂掉。她想。

这时，她听到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转身就看到赵尧倚在主卧的门框上静静地看着她。

“报纸快撑不住了...下次活动课我出去找找看有没有新的。”赵小恬轻轻按了按报纸上隆起的空泡，解释道。

赵尧依然没有说话。

赵小恬问：“你在看什么?”

赵尧低下头，密密的睫毛跟着颤动，再抬眼时，眼中的笑意没来得及遮掩，但也是温温柔柔的：“没什么，在看现在的你。”

说完，她不等赵小恬有什么反应，就又回了房间，“早饭就粥和榨菜吧，蛋白干半块就够了。”

“哦。”赵小恬听从吩咐又开始忙碌起来。

现在的食物很难得到，尤其是肉罐头，需要物资队下潜到水底，去旧建筑废墟里寻了再运上来。

未成年可以每天在学校的午餐里领到一块蛋白干，成年人要吃肉只能通过辛苦的工作换取。而赵家的蛋白干一般就是赵小恬省下来带回家的。

能让伟大的妈妈吃上肉对赵小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准备完早饭，赵小恬把赵尧的那份放在橱柜里，用倒扣的碗锁住粥的热气。而她自己就快速的吹了吹清水一样的稀饭，“稀里哗啦”地喝了个精光。

临走前乖巧的赵小恬同学不仅洗了厨具，还把里里外外包括门窗擦了一遍。

“我以后是个贤妻良母吧。”，看着一尘不染的家具，赵小恬欣慰又自豪。

这个世界剩下没被淹没的大陆不多，相当一部分的人都移居到原先是高海拔的区域生活，但是同样有人不甘也不愿意放弃水下的人类旧址，毕竟地球上所剩的资源不多，水底的物资应该尽快抢救回来。

各国政府终于在人类存亡之际又团结了起来，在各大洲的经济城市原址的附近搭建出海上基地，并推出资源优享政策，大致意思就是海上居民可以保留自己探索得到的物资，每年按比例交税即可。

政府不怕居民占着物资，因为这个时代没有了货币，他们总会要以物易物，而掌握大部分粮食的政府最后也能回收到他们想要的材料来进行人类社会重建。

于是数以万计的民众响应号召，搭乘官方的军舰前往世界各地的基地，“淘金行动”再次在人类的世界打响。

山区的房子在灾难前无人问津，现在却是抢手的香饽饽——没有被淹没的山很少，而很多人都不愿意住在船上，他们虽然没有PTSD，但还是觉得踩着坚实的地面更踏实。

赵小恬家正是在A国伊市郊区的一座山上，准确来说，是曾经是山腰，现在是山脚的山。

山的大部分被改造成农田，被承包了出去，山脚下就围着水域搭了很多棚屋，每家每户棚屋的正门向外延伸出简易的船坞，后门靠着山。

所有人都在嘈杂、隔音不好的棚屋将就着，一家几口都挤在几平米的小房间内，用着政府建造的公共厕所，唯独赵家住的是30平米的小平房，具体是因为什么包括赵小恬在内，所有人都不知道，自诩为“伊市小灵通”的人特地去了一趟办事处打听也空手而归。

然而面对这样的差异，大家一开始也暗搓搓地嫉妒，不过在赵尧出任务救了他们一命后这种嫉妒也只褪成羡慕了。